

第八期要目(三月五日出版)

對國際問題的警戒	陶百川
戰前的國際局勢	楊家麟
抗戰中的政治問題	吳鐵城
現階段的民衆運動	吳開先
怎樣在抗戰中建設新中國	楊家麟
國際變局與中國外交問題的再檢討	楊公達
胡秋原	陳之邁
薛光前	金仲華
陶希聖	澄宇譯
論「反共十字軍」	魏雲譯
歐洲的火藥庫——捷克	

# 血路

每星期六出版

社 長 陶百川  
 編輯人 王麗章  
 地址：湖北路  
 電話：二四八二四  
 華中圖書公司  
 零售五分 全年二元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 本 期 特 輯

### 國 際 局 勢 與 中 國 外 交 問 題 的 再 檢 討



## 對國際問題的警戒

陶百川

德國的承認僑滿和艾登的辭職，的確在我國外交上投了一個暗影，許多人因此而沮喪了。但照最近公私各方面傳來的消息，國際形勢並不如一般人預料那麼的惡劣。

先說德國。不要說希特勒的演說，祇能代表少數統治階級的意見，大多數人民未必都願冒大不韙以構怨於中國，而且就以希特勒而論，他對日本所願望他做的三件事，（就是承認僑滿，停止對華輸出軍火和撤回在華軍事顧問），他也僅做了第一件。希特勒這次的怒吼，在日本的效用是一服奮興劑，在中國的作用是一服清涼散，我看不會發生治病或致命的作

用。有人以為這次德國的承認僑滿，是中國外交的失敗，是中國錯認了好人。我以為未必。德國在中國的軍事顧問，西報載有五十餘人，據中央社的消息，他們都很忠誠的為中國服務，這對中國是一個大幫助；而希特勒沒有步墨索里尼的後塵，把他們撤回去。其次，中國現在所用的軍火，據說有百分之七十來自德國，而且多是

以物易物，——以我們的原料去換他們的軍火，這對中國不能不說是又一大幫助，（姑無論德國人的動機如何）。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何樂而不把希特勒當作好人！德國本是反共公約的發起人，她本是日本的朋友，這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明知之而還和她交往，而且竭力的和她交往，原因很單簡，因為我們也需要德國。我們和日本好像在「拔河」，日本本來已把德國拉了過去的，德國本來早該承認僑滿的，然而德國直到今日才承認，而且仍和我們暗送秋波，這不獨不應說是我們外交的失敗，反之，正是過去外交的成功。

說到英國，先決問題是她的遠東政策有變沒有變。假使沒有變的話，那她對意的妥洽和對德的和緩，與其說是有害於我，毋寧說是有利於我，較為近似。我們試思：地中海風雲劇變，英意發生了軍事衝突，德國又與英法弄得劍拔弩張，那時我們的環境是這樣？我們還能取得外來的接濟麼？日本還不更放手的大幹麼？英意和英德的關係，誠能好轉，我們的友邦

更關懷着中國，這於中國顯然是有利的，假使英國遠東政策不改變的話。但是我更請大家警戒着！國際形勢是變動最多的，一國外交的應付，與其說是決定於該國抽象的政策，毋寧說是決定於該國環境的變動及其當時的利害，較為更近於事實。據說美國一位駐英大使曾說：「沒有外交政策，是美國的外交政策。」（見吉達爾著「美國外交」第一頁）爲了阿比西尼亞問題而力主制裁意大利的英國，後來居然首先提議取消制裁，這是許多人所料不到的。所以聽到一點點的變動，得到一點點的材料，而就大膽的分析，大膽的推論，這是很危險的。

前年我在美國時，適巧日本派艦到汕頭去示威，報載美國兵艦也有兩艘尾隨前去，當時有一位馬先生在新中華雜誌上說美國軍艦是在監視日本兵艦的：我那時曾和一位美國海軍參謀談到這回事，他說：「絕對不是的。美國兵艦是去保護美艦的」。他並且譏諷着說：「你們中國的國際政論家比我們的外交當局似乎更明瞭我們的外交！」從那時起，我就沒有敢寫過國際政治的文字。

國際形勢是變動最多的，我們，無論政論家或一般讀者，都不可爲了局部的變動而樂觀或悲觀！

# 戰局

## 敵宣稱開始第二期戰爭

楊家麟

山西混戰情勢嚴重  
魯西綏西同時緊張  
我有三種優點足以制勝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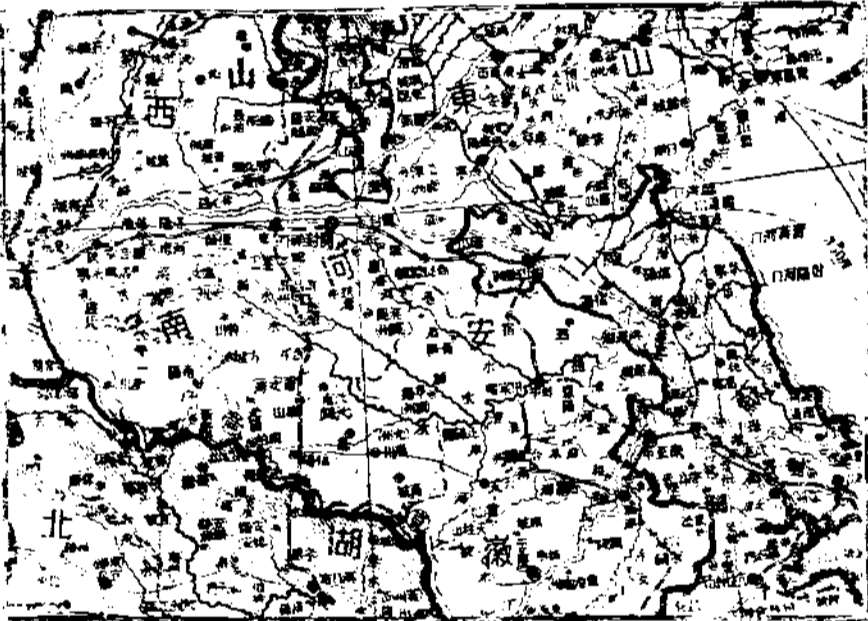
在最近一週間，山西形成一個混戰的局面，魯和浙皖方面的敵軍亦同時蠢動起來。根據各方面的資料，現在我們可以判明：喧傳已久的第二期戰爭，已展開在我們的眼前。

證明一個大規模的戰爭就在眼前的資料是：

(一)一月廿三日上海日軍發言人稱：爲應付長期戰爭起見，日軍最近已完成各種必要的調整……根據日政府派軍來華之原則，第二期之戰爭，已從此開始。(二)敵陸相在議會中宣布其長期侵略的準備，並提出臨時軍事費追加預算，自本年四月一日起至明年三月底止，海陸軍共四十一億元。(三)增派十師團新編的少年士兵來華，調回華中和華南的海空軍，另以新部隊代替。(四)要求各國撤退華中的外僑。

這個暴風雨的第一幕由山西演出。在上期本刊裏，我們提到屏障晉南的韓侯嶺，同時也指出侵入大麥郊和雙池鎮的敵軍，有抄襲韓侯嶺的危險。果然，廿六日敵由雙池鎮抄襲距離石南面四十里的南關。南關既失，我靈石守軍因後路截斷，遂於二十七日自動的撤退一部份。敵即沿同蒲路南下，相繼陷靈縣趙城和洪洞。此時晉東的敵軍，亦由長治經長子府城安澤與南下的敵人會合，侵入臨汾，據傳臨汾近郊尚在混戰中。臨汾是帝堯的故都，中國正確的史料是由這一個朝代這一個地方寫下來的。努力罷！在鐵蹄下掙扎着的中華民族的兒女們！豫北的敵軍，侵入晉南的晉城陽城和垣曲，現

在垣曲以西和同蒲鐵路的兩旁，俱在激戰中。敵人在這方面的目標，顯然是打算佔據同蒲南端的運城和蒲州，截斷我黃河南北兩岸的連絡。



魯西濟寧方面，敵最近突破我運河防線，攻陷嘉祥，現與我展書堂師激戰於鉅野和金鄉之間。由鉅野經荷澤考城可至蘭封，由金鄉經單縣可至歸德

，敵人想由這兩方面截斷蘆海路的交通是很顯明的。此外，敵人又利用劉桂堂的匪軍，偷渡獨山湖和微山湖，微山湖的南面就是徐州，可見敵人侵略的路線，真是無孔不入。我軍爲牽制敵人的西進和偷渡起見，現已抽調津浦南段的張自忠軍，向北挺進。魯東南方面敵利用偽匪軍攻陷日照沂水和莒縣，臨沂曾一度危急，後得正規軍會同沈淦烈部陸戰隊積極反攻，始將敵偽軍擊潰。

淮南敵軍近得新衛師團的增援，又有死灰復燃，二次渡河北攻的趨勢。皖南敵軍，最近在大批敵艦掩護之下，向我繁昌縣境舊縣鎮三山鎮等地登陸，該地守軍血戰數日，現已退守三山鎮以南銅山鎮一帶的新陣地。敵連日強征民夫構築魯港至三山鎮的公路，所以蕪湖方面的沈靜局面是不會長久的。

沈寂已久的西線，最近有匪偽軍五師，分三路由託克託薩拉齊包頭等處南犯河套。河套是塞外頂肥沃的地方，又是陝西寧夏的屏障，現在主持此線軍事的是馬占山將軍，在鏖戰中的是井岳秀師長的部隊。他們都是馬上英雄，我們希望他們在草原上策馬長征，追奔逐北，不要讓敵人「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在這個暴風雨的襲擊中，我們能不能應付呢？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爲 蔣委員長對英國新聞紀事報外交記者巴立德的談話，實在是一個最好的解答。「在此次抗戰中，中國方面有三種要點，一般人往往未加注意：(一)吾國貨幣準備率仍屬極高，而日本貨幣準備率則已甚低。(二)中國人民對於國民政府均能真誠擁護，反之，日本國民對於其政府並無此種信心。(三)吾人爲保衛祖國起見，動員人力可以永無限制，而日本則不然。」的確，現代戰爭不能單純的靠軍備來取勝，在長久的戰爭中，敵人將會深切的認識我們消耗不盡的本錢。



## 眼前的國際局勢

王龍章

國際局勢劇變了。希特勒處置了內部政治上的摩德，首先伸足奧地利，接着就是承認所謂滿洲國。英外相艾登辭了職，鬧得在野黨紛紛起質問張伯倫，各國均為注意或驚異。

英國向來是採用「均勢」外交政策來維持自己的利益的國家，「既無永久的敵國，也無永久的同盟」有時袒護德國，有時又拉攏法國；為阿比西尼亞而攻擊意大利的，是英國，拋棄阿比西尼亞轉而與意大利講親善的，也是英國。均勢外交是手段，保持利益是目的。過去是如此，現在對意對德以及對遠東的政策亦可作如是觀。

英國的妥意政策不自今日始，張伯倫與艾登儘管對談判方式和時間有不同，但目前對意讓步政策則一致。英國為什麼要如此？那就不得不談到成爲雙方爭執焦點的地中海。地中海是英國和印度澳洲新西蘭和遠東的交通要道，是英國連繫她的殖民地自治領的生命線。英國爲着要保持她的大英帝國的安全，爲着要保持這道生命線的安全，掌握地中海的霸權是十分必要的。至于意大利呢，「地中海從英國人看，是一條道路，從意大利人看，實是有等於生命。倘若有人想在地中海塞意大利人的生命，使古時的「羅馬海」，不許意大利人站腳，那麼，意大利人將以全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堅決態度，準備來戰鬥」。(引用墨索里尼語)可是這幾年來，英國已失掉了她的青春，尤其是軍備上——空軍和海軍上，遠不及黑衣宰相所準備的來得迅速和膨脹，所以已感受到地中海霸權旁落危險的老大帝國

，不得不發急。現在英意兩國已爲條件(三項或五項——見二十三日晚倫敦電)而開始討價還價，在英國的讓步之下，或者有成時安洽的可能。

張伯倫一面主張急求對意談判而使青年外相不得不下台，一面却使去年十一月間曾赴柏林進行談判的哈立法克斯署理外交部，此中當有變態齊下的妙用。然而上一次哈立法克斯的使命，事實上並未完成。(因爲希特勒當時所提出(一)要英國承認德國非歐戰或首，(二)要英國承認德國享有恢復舊有殖民地的權利，而不必有所補償，(三)要英國承認德國對各國境內日耳曼少數民族問題，有自主的加以解答權利，——這三項要求過於苛刻了)這次德國不待英國的諒解，即向奧國投炸彈，同時承認僑滿，利用日本在遠東問題上來牽制英國。哈立法克斯的另一新任務，自然是與行將訪英的德國新外長里賓特羅甫，重開談判。將來是否以同德希特勒在奧的行動，以爲和緩「德國決無讓步除地的殖民地的問題」，那要等事實來證明。

客觀推測，英義交涉，要需相當的長期。張伯倫外交，今後數月中，將仍在混沌曖昧中渡過。因爲現在是英國最煩悶最重大之時機，對義交涉，只管困難，但亦不易放棄，對德交涉亦然。對於遠東，則仍維持現有的程度。這其間，隨着國際及國內的輿情及事實變化，再另外演進。

現階段法國外交政策，很顯明的是將與英國採取同樣步驟，共同維持中歐的均勢。衆院廿六日晨討論外交問題，外長台爾博斯氏即答覆各議員所提

質問，內容共分九項：(一)中國戰事與西班牙戰爭，均不出而干涉；(二)必須充實國防；(三)法國繼續與各友邦，尤其是英國切實合作；(四)英法乃係和平局勢最可靠之保障；(五)法國忠實履行法蘇互助協定；(六)法國仍爲國聯會員國；(七)歐洲各國軍備須設法加以限制；(八)奧國獨立，實乃歐洲和平主要因素；(九)法國對於捷克所提之諾言，(指法捷互助協定而言)，遇有必要時，均當切實履行。其結論則謂法國愛好和平，但決非不惜任何代價，以覓求和平。

東方的日本，正在議會內討論四十八萬萬元新預算和國民總動員兩法案，準備所謂第二期侵略。同時，當德義日集團加緊宣傳反共，當日本大舉慶祝希特勒演說之時，而日外相廣田在議會，忽然對蘇聯輕送秋波，說：日本是無意對蘇聯挑戰的，蘇聯到明瞭日本的真正主義與目的之時，是要對日本變更態度的。廣田此話之最尋常解釋，是等於說：我們反共，本來是烟幕彈，我們真正目的只是征服中國，所以蘇聯到了明瞭日本真正目的是滅中國，不是反蘇聯之時，蘇聯可以對日安心，日蘇可以恢復好的關係。

然則蘇聯方面對於廣田此言，有何反應呢？我敢斷言，毫無反應。因爲蘇聯國策是既定，利害是既明，而對於日本，是早認定的，廣田說甚麼話，都無關係。蘇聯認定日本軍閥是他們主要敵人之一，所以在遠東竭力戒備，而同時斷不先動。蘇聯對中日戰事，並未干涉，但同情中國。中國衛國戰的成敗，蘇聯不能不感覺軍事上的利害，中國若敗了，日本在軍事上要包圍亞洲蘇聯。問題事實，只是如此。廣田說，蘇聯終要變更態度，其實蘇聯根本上無新的態度可言。



# 抗戰中的政治問題

吳鐵城

近來許多刊物上，把抗戰中的政治問題，討論得很熱烈，這的確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政治如果不和抗戰配合，它會變成一種多餘的東西。

怎樣使政治和抗戰配合呢？這是當前討論的焦點。總理說：「政乃衆人之事」；魯登道夫也說：「戰爭既具有全體性，政治亦不可不具全體性」。我們要討論這一個問題，最好以這作爲有力的基點。即是說：要使政治屬於衆人的，一方面是使衆人有參與政治的機會，一方面是要使衆人有參與政治的能力。其次是要使到戰爭是屬於政治的，一方面是要使政治軍事化，一方面是要使軍事政治化。整個抗戰中的政治問題，主要點就在這裏。

## 民主自由問題

「爭取民主自由」，是抗戰發動以來一個很普遍的口號。本來，總理的民權主義，全部都是爭取民主自由的方法，國民黨由反滿運動以至北伐一直到現在，也就是爭取民主自由的工作。「民主自由」在現代政治認識當中，誰也不會反對；特別是現政府，它正在努力向着這一個途程邁進，以達到民主抗戰的目的。自從抗戰以來，這表現尤其明顯，它發動全國民衆起來抗戰，而民衆方面也享着絕大的抗戰自由，這些都是大家所清楚的事實。這一次抗戰，無疑是全國一致的要求，政府執行這個

要求，就是「民主」的表示。

有人還認爲這個表示不夠，這是很大錯誤的。他們的錯誤，就是把「爭取」兩字放到對政府方面去，而忽略了「民」的一方面。所謂「民主」，必然要「民」能作「主」。假使「民」不能自作主，怎樣去求「民主」的實現？所謂「自由」，必然有可由之路，必然要有能「由」是路的「自」，行不由正的自，怎樣去求「自由」的實現？我們固然反對政治由少數人去作主，但我們却不能以不能自主的人去作主；我們也固然反對「民可使由」的被動作法，但我們却不能由不能自動的人去妄動。我這樣說法，絕不是認爲現在的民是不能自主和不能自動的人，而是要把「爭取」的意義更加闡明。因爲「民主自由」的爭取，在過去專政時代是一種政權革命，而在現在民主政體時代是一種政治建設。政權革命是爭奪，政治建設是相輔相成，它的意義和手段都大有分別的。現在中國的政權，無疑是一個整體的「抗戰政權」，故所謂「爭取民主自由」的意義和手段，應該是從「怎樣去充實這一個抗日政權」這一點上面成立。除了這，根本就是錯誤！

怎樣去充實這一個抗戰政權呢？在「爭取民主自由」的意義上，應該以建立民衆政治力量爲主要點。民衆政治力量，就是「民主自由」的基礎。而民衆政治力量的建立，必須從「健全本身」做起。即如，此刻政府發動民衆抗戰，就是民衆有了充分的抗戰政權，但如果民衆本身沒有去把自己的抗戰力量健全起來，他依然是不能抗戰的，換言之，他就是放棄了應有的政權。政治本來是一種責任，不僅是一種權利；不能負起責任，便不能享得權利，這是一定的道理。

故我以此爲此時民衆們應該對於政治有澈底的認識和了解，再從事於加緊本身的訓練組織。在統一的抗戰政權裏面，民衆的訓練組織，它的作用，就是建立民衆的政治力量，完成「民主抗戰」的目的。它決不是爲某一些人而去訓練組織的。故它的意義，就是「民主」，就是「自由」；從這樣的「民主自由」，以達到更大的「民族自由」。惟有「民族自由」，才能夠達到更澈底的「民主自由」！這是我們此時談「民主自由」的人應該明白的。

也許更有人以爲所謂「民主自由」，便應該是一切政治由人民來辦，即如訓練組織，不應該在政府主持規定之下來做。他們的誤解，以爲人民和政府是兩個東西。其實他們祇注意形式，不了解現實，特別在上一致抗戰的現政治形勢下，政府的一切設施，完全是大家意志的反映，政府的設施假如就是大眾的要求，則所謂主持規定也者，也就是大眾的主持規定，政府不過是大家的代表而已。

說到這裏，當然我們極端希望那大眾的代表，真正是大家的意志所結成，使他所設施的就是大家所需要的。因此，接受民意，發揚輿論，勤懇修省，是當前負責政治的各府當局所不可缺少的。不過，有力的民意，正確的輿論之產生，這責任還是屬於

大眾的。

## 改革政治機構問題

「改革政治機構」這一口號，最近也是很流行的。這，最高當局已經不但不有了這樣的決心，而且在不斷執行着這一個要求了。的確，此時的政治機構的性質，應該是強有力化，健全化，以適合非常時期的需要。依照現時我國所採的政制為「民主專權」，特別在當前，政治機構必須充分發揮這種精神，作為健全各層政治機構的主要內容。

無疑的，這一個口號是正確的，不過，一般人每每把這一個問題，認為由上而下，以為上層的政治機構健全了，便是整個問題的解決。這根本不明白政治的本質，他們是誤解了。我以為政治的力量，全靠下層基礎，一切的改革，最好是由下而上。孟子學說所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也就是這個道理。

故，我們要澈底造成有力量的政治機構，並不在於上層的人事變更，組織改換，因為這僅僅是形式或者方法上的工夫；問題的核心，還是在於機構上的內容——精神和力量。換言之，這問題的主要點在於「怎樣充實政治機構的力量」。

怎樣充實政治機構的力量呢？首先被提出的，應該是怎樣去充實民眾組織的力量問題。民眾組織，是政治的最基本機構，比方是一座房子的基礎，基礎不好，就是上層「美奐美輪」，也會無法支持的。

怎樣去充實民眾組織的力量呢？首先必須民眾起來組織；組織是力量的起點，而現在則必須在抗戰要求之下，完全組織起來。原有的組織，則必須

絕對使他成為「民主專權」化，又必須使每一組成份子都能夠發出力的作用，以達到整個組織的健全。

民眾組織，是整個政治機構的最基層，如果不建立起來，或者仍然由一部份壞的沒有力的分子去領導主持，必然給予上層以不良的影響。相反的，如果這一基層穩固，由鄉鎮而縣而省而全國，一層一層的推上去，自然會跟着成爲一個嶄新有力的內容。

過去政治的學說，是「國家干涉」論，其實，干涉的權力是屬於民眾的，民眾有了干涉的權力，整個政治自然不會容許走到歧路上去，區區政治的軀殼——機構，實在是不成若何大問題的。

要使干涉的權力屬於大眾，我在上題「爭取民主自由」裏面，已經明白指出，就是「從健全民眾本身做起」。健全民眾本身，無過於使民眾的力量從組織上表現出來，要使民眾力量從組織上表現出來，則又無過於健全民眾組織。

因此「改革政治機構」的根本辦法，也當在由下而上的基層組織上面開始。

上面兩點，是屬於當前的政治理論，而又是必需正確解答的重要問題，（我的立論主旨，在於喚起民眾，造成廣大的政治力量）。此外，我想提出幾點比較方法的實際政治設施原則：

一、認識當前嚴重性——政治是一種活用的東西，因此，政策的決定。當以時空間的配合爲準則，這就是政治的應用問題。天下沒有一成不變的政治法則，魯登道夫所說：「戰爭既具

有全體性，政治亦不可不具全體性」，不外是這個意思。在當前，是一個抗戰的場合，故一切政治的設施，當以適應抗戰需要爲最高着眼。

二、改變官風——無可諱言的，現在官場中尚保留着濃厚的不良積習。做官而不是做事，辦公文而不是辦公事，這在平時已經不可，何況在這緊張時期？比方一個縣長假如他不能盡職——不能接近民眾，不能爲民眾表率，則該一縣的政治必然流於腐敗，當然這一縣政治，不能造成抗戰的力量。因此，此時應該樹立一種勤懇、自潔、打破官民隔閡的良好官風！

三、健全基層——政治的基礎，建築在下層，下層不健全，上層一切政令，必然等於具文，故此時必須充實保甲制度。要充實保甲制度，又必須從最低單位鄉村做起。譬如村民會議的建立，新幹部培養和提拔，土豪劣紳的制裁，農村生產建設的進行等等，都是健全基層的重要工作。

四、尊重民意——要造成廣大的政治力量，必須從適應民眾要求開始。不過，這裏有一個先決問題，是怎樣使民眾認識他的需要，其次是怎樣啓發民意。關於前者，我們應該把每一設施，使民眾澈底明瞭認識，關於後者，我們應該多多使民眾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果能使每一設施，都能代表民意，則其設施自然獲得擁護奉行的良果。

這些，僅就個人所見提出。總之，此時的政治，已經成爲作戰力量的要素，我們應該怎樣使它負起這一個歷史所賦予的任務呢？在乎我們的努力！

願我們流最後的「血」，  
讓子孫走光明的「路」。



## 現階段的民衆運動

吳開先

自首都失陷以後，抗戰的軍事形勢，因為抗戰部隊的整理而逐漸好轉；所担心的，就是從抗戰以來所認為缺陷的民衆動員，還是未能與軍事配合。

說到民衆動員，許多人都誤認為是黨的工作，因而將動員未臻完善的責任全部歸咎于黨。實則世界任何一國（中國在內），動員工作都是政府的工作。以中國教育不普及和其他關於動員準備工作的欠缺，當然不能像其他現代國家的戰時總動員模樣地動員起來。不過國民黨同志在這抗戰期內，未曾完全盡力領導民衆來幫助政府的動員工作，那也是無可諱言的事。所以目前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國民黨全體同志起來領導民衆，並與政府的動員工作配合起來。

現時國民黨中央黨部已將民運工作，劃歸軍事委員會主持，這是爲便利戰時統制一切起見，將指導民運工作一事，劃歸了軍委會代行。這絕對不可認爲國民黨停止了，或可以停止，領導民衆的工作。換言之，假使以前的民運工作是國民黨的民運工作，則今後的民運工作仍是國民黨的民運工作，在不過由軍事委員會代中央黨部來指揮罷了。所以地方黨部與全體同志對於現時民運工作，不但不應放鬆，而且應該加倍努力，使政府的動員工作可以順利進行，以期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

固然，現時前方戰區有黨政委員會，後方各省有動員委員會，並且各部隊各省府大都各自訓練多

數青年，分派前方各地或後方各省鄉村，擔任民運工作。可是這些黨政委員會和動員委員會，不過是個調整工作的機關。就是各部隊各省府所派的受訓過的青年，他的工作重心，一則是謀軍隊與民衆的聯絡，一則是謀增強下層行政機構本身的力量。真正領導民衆起來幫助軍隊抗戰和實施政府動員工作的，現在還沒有一種組織可以代替了黨，而且可以說今後也沒有一種組織能夠代替了它。因爲祇有黨員在民衆中間運用組織力量，才能把民衆領導起來。政府的一紙命令是領導不了民衆的。因此黨的組織，即使在被佔區域也應該發揮其力量。因此，現在的問題應是如何發揮黨的組織力量。

我們的黨有着數百萬同志，在國內是個最大的政黨。數百萬同志的力量發揮起來，無論如何，不會失去領導權。假使我們的同志把領導權當作是一種特權，坐在門內等民衆來請求領導，以致民衆不跟着你動，這是不去領導，那麼法律上儘管規定我們的領導權，我們仍是領導不起来的。要知領導是一種工作，是一種積極的工作，要我們有同志到各方面去活動，取得民衆信仰的領袖地位，然後可以領導民衆動起來。所以各級黨部現時最大的任務，就是支配所有同志到各方面活動，並隨時監察其行動是否確實，鼓勵其工作精神，指示其活動方法，並且運用黨的力量，幫助其取得民衆信仰的領袖地位。

在這抗戰期內的民運工作，地方黨部與地方政府的聯繫是應首先調整的。過去我們沒有切實了解「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的意義，把政治工作和民運工作分了家，——政府管政治，黨部管民運。有些不明白的人，還是弄不清楚黨未執政權與已執政權的不同所在。黨在未執政權時期，是與政府處在對立地位，所以我們的民運工作就是領導民衆來反抗政府，奪取政權。到了已執政權的時候，政府是我們黨前政府了；所以我們的民運工作應該是領導民衆來幫助政府，鞏固政權。黨的政府應該依照黨綱，施行政治；黨的黨部除了監察政府施政外，其最大的任務，還是幫助政府施政的成功。尤其在現在抗戰期中，政府爲應付戰爭，須向民衆要求出錢出錢，這個時候，更需要黨在民衆中間活動，使民衆了解抗戰意義，盡其出力出錢的責任。現時地方政府的施政，應該時時注意，如何應用他的機構，使民衆的力量用到抗戰方面來，並且設法加強這種力量。地方黨部便應該注意如何指揮所有同志向各方面活動，使政府的各項施政，能夠順利地早日完成而且做得很完善。在這個意義上，（假使大家都有這種認識），我想地方黨部和地方政府的關係是應該很親密的，他們的工作和步調，是應該很積極而協同的。

至于被佔地域，黨和政府已不存在，我們的黨部，就應回復到未執政時候的狀態，當然應該一如過去那樣領導民衆去和漢奸政權奮鬥了。

對於現在所謂各黨各派在民衆中的活動，我們應該取什麼態度呢？這是很簡單的，就是依照國民黨的黨綱和政府的法令。我們的黨綱和政府的法令，不但承認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的各黨各派都要遵守，就是國民黨和無黨無派的，也要遵守。這是我們國民行動的軌律，舍此就無以統一抗戰的陣容了。



## 怎樣在抗戰中建設新中國

楊家麟

抗戰是一種過程，一種途徑，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下面列舉着的兩點，才是我們抗戰的目的：

- (一) 解放全民族的束縛，(外求獨立)；
- (二) 完成新國家的建設，(內求生存)。

第一個問題現在已成爲討論的中心，第二個問題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我們認爲：非解放全民族的束縛，固不足內求生存，同時非完成新國家的建設，也無法外求獨立。

然而我們應該怎樣在抗戰期間，完成新國家的建設呢？我以為：

- (一) 儘可能的減少不必要的犧牲；
- (二) 自動的淘汰內部不合理的障礙；
- (三) 在犧牲和破壞的過程中，繼續加緊國家的新建設。

對於第一點，我們認爲無論從支持長期抗戰着想，或從培養建設元氣着想，都應該減少人財物力的不必要的消耗。此次抗戰我國因準備尙欠充分，大多數的民衆對現代戰爭缺乏認識，毫無準備，故戰事一臨，非倉皇失措，轉徙流亡，即與天由命，自作犧牲。因此我們以爲現在有三件事應該注意：

(一) 我們大多數同胞的戰爭知識，還停留在封神演義，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階段，這種常識決不足應付現代戰爭的威脅，所以我們應該發動大規模的普及戰時知識運動。即使簡單的傳播一點防空防毒和避難的常識，也可減少不必要的犧牲；假使

能夠積極的傳播一點救護和遊擊的常識，對抗戰更會予以相當的幫助。

- (二) 淪陷在失地裏的同胞，固然談不到生命財產的安全，即使能忍辱苟活的，敵人也利用我們的生命財產做本錢，來賺我們新的生命和財產。我們要減少這種慘痛的犧牲，應該由中央辦一個失地工作人員訓練班，招收失地裏流亡出來的黨員教員和學生，予以特殊訓練後，派往失地工作。根據孫元良將軍的談話，(見第六期本刊)，我們在失地裏仍有繼續領導民衆的可能。

(三) 流亡到後方來的青年學生和難民，雖然苟存了生命，可是在後方坐吃山空，不僅消耗有限的物力，同時也浪費自己的精力，我們以爲這種犧牲是應該設法減少的。假若一時無法使他們繼續學業或繼續工作的話，政府應該徵發他們參加戰爭，現代戰爭需要高度的工業和科學知識做基礎，我們的知識青年應該共同擔負衛國的責任。

對於第二點：戰爭雖然糾正了我們許多缺點，但是我們內部根深蒂固，積重難返，成爲一切進步的阻力的，還有很多存在者，例如封建思想，宗法觀念，以及許多違反國族利益的觀念與習慣。在污膿爛血的地方，絕對不會產生新的肌肉；同樣的，在腐化的氣氛中，絕對不會產生抗敵的力量。所以我們希望領導革命戰爭的黨與政府，在向前堅苦奮鬥的期間，尙須回頭檢點自己的左右和部屬，自動的迅速的隨時消毒。

關於這方面，我們具體的建議是：

(一) 嚴厲的執行國法，整飭官常，必要時用軍法來部勒政界，凡失職濫職貪污枉法的，都照戰時軍律，嚴峻的予以懲戒。

(二) 運用訓練和教育的力量，例如新生活運動，清除這些惡劣的積習與思想。

(三) 任用富於理想勇於犧牲的青年，以代替一部份不稱職的官吏。

對於第三點，聞政府訂有五年建設計劃，大體與國防有關，故在抗戰中還儘可能的在加緊建設。現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 最高領袖的堅苦卓絕的精神，尙未感動一般中下級的幹部，而更加緊張，更加奮勉。(二) 中央政府建設的宏規，尙未引起地方政府的興趣，去自動的努力。因此，我們以爲：

(一) 中央應參照整個的建設計劃，具體的指示各省建設方針；有許多省份，應由中央製訂戰時建設綱領，令飭遵行。我曾聞某邊省欲從事國防建設，因不知何項工作能配合整個國防的需要苦難着手，而現在很多省份因爲應付戰爭，已將建設計劃束之高閣。以中樞的督促與指導，是必要的。

(二) 國家對於人力的運用特別是對於智力的運用，似乎還不甚充分。我們建議：(一) 中央應該促進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集團組織和活動。在此空前的亂動中，本來不成爲問題的現在都已成爲問題，中央應該趕快動員科學界的專家，爲國族的前途奮鬥。(二) 自然科學的學生，應該繼續學業，或投身產業界，不應容許他們參加普通的訓練班，更不宜教他們作『遊擊隊』。(三) 一般民衆團體應該集中力量，綜合組織，同時應由主管機關規定戰時工作方案，限期完成。(四) 發動大規模的



# 國際變局與中國外交問題的再檢討

胡秋原·陳之邁·楊公達

薛光前·金仲華·陶希聖

編者

自德奧事變發生以後，歐洲風雲爲之變色。最近德國承認偽滿，英國外相辭職，國際形勢自必更趨緊張。本刊特提出下列七個問題，邀請專家發表意見：

- (一) 德奧問題會不會引起德意衝突？
- (二) 德國假使進一步併吞奧國，英法是否會以武力干涉？
- (三) 英國新外相的外交方針如何？對華政策是否會變更？
- (四) 假使歐洲發生戰爭，(假定英法聯合對德意)，蘇聯是否參戰？日本是否參戰？美國是否參戰？與中國有利還是有害？
- (五) 德國既已承認偽滿，今後對我國的態度是否將更惡化？中國應否召回駐德大使？
- (六) 所謂和平陣線能否如侵略陣線(反共集團)那樣很明顯的堅強的建立起來？
- (七) 中國現在的外交政策應否有所變更？應該如何變更？

替本刊寫下面回答的六位先生，(以來稿先後爲序)：(一) 胡秋原先生，是新從歐洲考察回來，現任時代日報主筆。(二) 陳之邁先生，是國立清華大學的教授。(三) 楊公達先生，是中央大學教授兼立法院委員。(四) 薛光前先生，是羅馬皇家大學政治學博士，他在去年與蔣百里將軍出國公幹，方於日前返國。(五) 金仲華先生，是世界知識的主編。(六) 陶希聖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教授。這六位先生對於國際政治素有研究。他們在百忙中爲本刊撰稿，本刊覺得非常榮幸。特在這裏鄭重道謝。

## 胡秋原先生

對所提出七個問題敬簡答如下：

一，不會。奧政府改組實因德意諒解而來。二，德國併奧本身不會引起英法武力干涉。但德國併奧可引起其他事變，則促成英法武力干涉，亦未可知。這可能性還是相當小的。

三，英國新外相政策之根本意義，在暫時求得歐局穩定，即對德義讓步，以準備其自身之實力。

強迫服務運動，除出徵軍人外，應運用保甲制度督促一般壯丁，普遍的從事於戰時國民經濟的建設。(五) 在學青年及知識婦女應強迫參加戰時服務團，從事於服務傷兵，教育難民，慰勞將士及改良社會。

(三) 對於民營事業的獎勵與援助，中央已訂有重工業保息條例，補助遷廠辦法，並組有內地投資貼放委員會。惟對於流亡的專門技術人才的登記安插，似尚無妥善計劃。李斯特謂自由與製造力是富強和幸福的兩個原素，我們現在已爲民族的自由而從事艱苦的鬥爭，所以第二個任務是趕快培養我們民族的製造力。熟練技術和企業經驗是製造力的最重要的原素，望國人早注意及之。

目前的抗爭不過是革命的一種途徑，建國大業，經緯萬端，捐糜頂踵，猶虞不逮。在後方的人們，應該用披堅執銳的精神，埋頭苦幹，下收復失地的決心，自力更生。所以我們認爲「長期抗戰」的意義，不僅是延長時間以期待國際的有利變化和消耗敵人有有限的人力財力與資源，而是「長期鬥爭裏，鍛鍊我們老大的民族，淘汰傳統的無益於國族的思想制度與人物，並促進我們自身的有利的進化，培養民族的新生機。『最後勝利』的意義：不僅是指國際的武力干涉，敵人自身的崩潰，使我們重返於國際均勢下再苟且偷生，而是在鐵與血的交拚中，完成一個革命的建國大業。蔣委員長說得好：『凡革命建國之大業，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經之險阻愈多，則所獲之勝利愈大。惟賴我革命精神無所撓屈，再接再厲，愈挫愈奮，則障礙摧毀之日，即最後勝利之時，……當此存亡呼吸之際，願與吾同胞共勉之！』



四，英法對德意的戰爭，實在礙於想像。如果戰爭一發生，沒有人願意參加於自己無存亡關係的戰爭，但任何人難免轉入戰爭。世界戰爭一發生，世界對立必更鮮明，那時真將有所謂和平與侵略戰爭之戰，當然於中國有利。

五，德國承認僑滿後對我態度當然要更壞一點。至於召回大使，目前可不必。但應有這準備，使德國知道其無聊行為可能受到的打擊。中日戰爭半年後才召回大使。我們也還沒有召回駐義大使。但別方面的報復手段乃至報復姿勢，我們是應該採取的。

六，不能。只有在國際戰爭發生的時候，才是和平陣綫建立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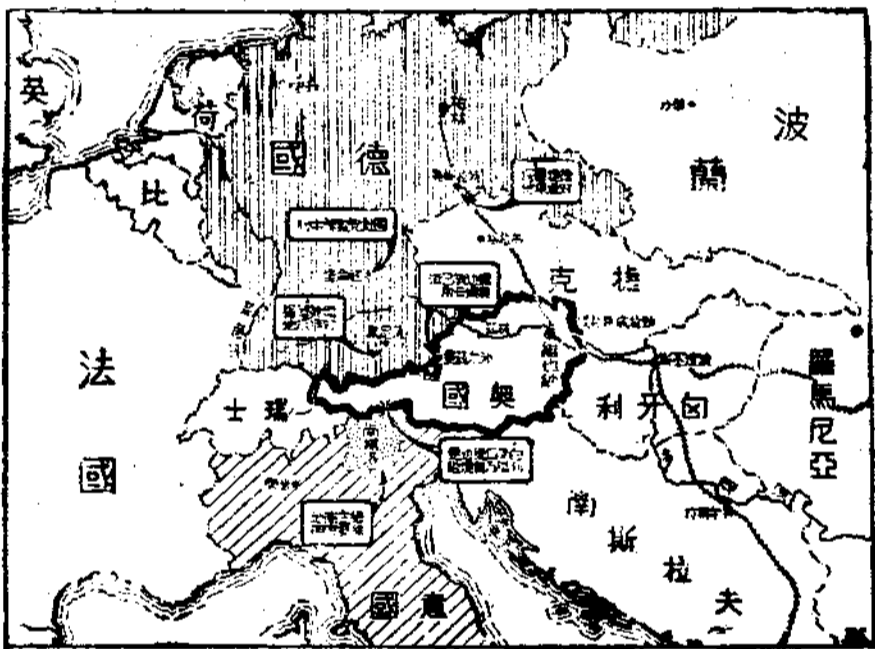
七，中國外交政策應否變更的問題，要先談中國外交政策之具體實質問題。大體言之，根本政策無所謂變更，但應更明確徹底而機敏，則是事實。第一，以民族反日為中心；第二，以促成中英美法蘇之聯合為目的；第三，對於德義也只有採取恩威分明態度，——他們對我有半分好處，報以一分；對我有半分惡意，報以一分；第四，空事情要緊要做，實際事情，要多做少嘍；第五，要積極推動國民外交。第六，要研究，要情報，以防患未然。

（一）德奧聯合之協商，事前雖似未徵求意國之同意及諒解，但謂其將引起德意之衝突，則似不可能。意德兩國主要不同之處，即在奧國之獨立問題，但兩國有共同利害之處甚多，意國現決不致因奧國問題而放棄其與德日攜手之利益。同時，德國亦絕不肯因奧國問題而失去意國之聲援，因此德奧問題似無引起德意劇烈衝突之可能。

（二）德國傳統之外交國策，為在中歐樹立勢力，以建其所謂中歐帝國(Mittel Europa)而以建造日

爾曼民族之種族國家為口實，現在與奧國之接近只其第一步。至於殖民地之要求則為次要之事。此種計劃，英法早已知之，且屢屢表示反對。但英法在此時間亦無用武力干涉之可能，而德國此時，因意國之關係，亦無併吞奧國之志願。

### ▲德意奧形勢圖▼



（三）英國如不因艾登辭職而引起總選舉，新外相必為與張伯倫首相意見相同之人，則無疑義。現在國聯已無威勢可言，集體安全亦行將瓦解，新外相必將進一步與意德協商，調整歐洲關係，以期得一相當完滿解決方案。至對華政策，似不致變更，經濟上道義上之援助必能繼續維持。

（四）現在一般歐洲及美洲國家，均無釀成普遍戰事之決心，事實上必將盡力謀和平調解。英法美俄固現在均不願戰爭爆發，意德亦無此意願，意德兩國不過欲利用他國不願戰爭之心理而謀求其本身之利益而已。但假定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必將加入意德集團，中國自無不參加其對方之理。其後則全視誰勝誰敗，而定中國之命運。至美國是否參戰仍是問題，或將如歐戰時一式，在最後方行參加。

（五）德國承認僑滿，本為預料中事，兩年前余已為文說明。其動機純為政治的而非經濟的，而中國則顯然對德有經濟利益。德國似不致一反其近來對華之政策，必將繼續與中國交往。在原則上我國固應召回駐德大使，但事實上則暫可不必，因德國軍火，仍為我國所需要。中日開戰後數月，駐日大使尚在東京，此時不可純依原則而魯莽從事以致失去德國物質上之援助。

（六）對於和平陣綫，各國基本政策未盡相同，僅陣綫則比較一致。故在和平未破裂時，後者團結力量較前者為強。倘在戰事非發不可之時，問題自又不同。英法之合作，似無問題。美國必能同情援助，至少經濟上能盡力幫忙。俄國亦將盡力參加，在戰爭期間必能解除一切合作之障礙。

（七）中國自抗戰以來，外交政策已因事實而確立其一定方向，無論如何，不得變更。中國不能加入反共陣綫。現可為者，為維持與和平陣綫之合作，希望在英法與德義間之問題得到相當完滿解決時，德義不致繼續為日本之聲援。英法與德義之談判如得有完滿解決，必將有利於我，我國應盡力促成之，因歐洲抗阻不安之局面，絕對與我不利也。

## 楊公達先生

奧國在歐戰後雖然縮成了一個小國，然其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在經濟方面，他是多瑙河的門戶，也就是中歐商業的樞紐，在政治方面，他具有緩衝的作用，沒有了奧國，中歐的新興國家間，就會發生民族鬥爭，剛至促成歐洲版圖的重新改造。如果奧國的獨立發生了問題，便是歐洲整個現狀的推翻，而推翻的方式，很難走修改凡爾賽條約和聖日耳曼條約等那條路，也就是說歐洲很難避免第二次戰爭。而首當其衝的，是德意由摩擦而入於正面衝突。

我們曾經記得，當一九三五年國社黨突擊維也納時，以保障奧國獨立為己任的墨梭尼里曾在南滿羅耳方面集中大量軍隊，不惜因此而與德國一戰，故雖奧總理陶爾斐斯被國社黨人暗殺，而奧國卒得轉危為安。這次德奧合併重提，意大利的態度仍毫未改變。希特勒儘管聲明加強德意軸心，羅馬的回響却是淡然的。英法獨於維持奧國主權完整一事與意大利同一主張，而意大利以一反現狀派領袖亦獨對此與英法意見相合，即力主維持現狀。故我認爲德奧合併的時機尚未成熟，希特勒不過作第二次的嘗試，不過是對英法殖民地問題失敗後應有的試探，明知遭過的困難極大，希特勒不敢不願自陷於孤立的。但是舒斯尼格政府已經是放棄羅馬路線而躍上柏林路綫了，願亦不願離去日內瓦集團，換句話說，不與英法絕裾。奧國在這種環境下可得保障其獨立至若干時日，將來如果獨立動搖，那就是德奧合併問題轉入第三期了。

英首相張伯倫和新外相哈里法克斯將厲行保守黨右派的外交政策，即是無論如何必須對歐洲求妥協，求安定。他們果能如願以償麼？德意軸心既真由分化，惟有雙管齊下，個別拉攏。過去英國對德的殖民地問題談判，以大前提不能解決，——英國

堅持清算歐洲一般問題為先決條件，致中道停頓，目下談判重開，欲順利進行，英國勢非放棄其固定原則不可，這也許是張伯倫和艾登見解差別之點。惟眼前英國所趨重的是對意談判，這亦理所當然。因爲英意間的僵局，非英國自動設法，無從開展，至英德間的困難，並未演至最高沸點，況尚有法俄方面的因素以資抵消。實言之，地中海的霸權與大不列顛帝國存亡攸關，一九三七年一月的英意地中海紳士協定，徒維持現狀，既未能予意大利以滿意，則今日意大利所求者，不是消極的英國對意併吞亞比西尼亞事實的承認，而是積極的和英國在地中海上共同發展。以言共同發展，則海軍比率平等，航行安全保障，防務均衡諸問題，須首先共謀的，但英國能否放棄保障「印度之路」的優勢，於此實屬疑問。英國倘無犧牲的決心，則西班牙問題終成懸案，甚且徒增加法俄的疑慮，而必然的強化其互助協定。張伯倫今天所走的是一條歧路，既捨不得國聯，又欲造成一種新均勢，大有顧此失彼之概。集體安全和局部協商是不能並存的，並存則矛盾百出，英國保守黨的變傳外交，是不能澄清歐局的。

張伯倫的外交如果失敗，則歐局勢必又轉入於新階段。那時或再發揚集體安全制度精神，或放手與美國合作，英國必有所抉擇。歐洲不得安定，英國對遠東政策固不致變更；歐洲縱得安定，英國也未必有所進一步的表示。料想張伯倫爲維持英帝國威信起見，或許對日本亞細亞主義提出對策，發動以中日問題爲中心的某種國際會議。如果英意妥協英德諒解之後，英日亦有接近可能的話，那只有出此一途。

曾聲明德國對遠東問題中立，只維護其經濟利益，雖未必盡然，而持之亦有故。中國是否應該召回駐德大使呢？這要看事實是怎樣。我們今天是抗戰第一，是軍事第一，明乎此義，在外交上必須出以慎重。不過我們希望外交當局趕快努力阻止德國和偽滿交換使節，蓋此端一開，外交前途是不堪設想的。如果我的觀察是不錯的話，中國自抗戰以來，所希望於國際的，是對蘇俄求得軍事上的聯繫，對德意求得物質上的接濟，對英美求得經濟上的支持及外交上的協助。但因為抗戰軍事與外交未能得心應手的運用，以致鮮收實效。到如今，時不我假，所期待於英美的，又可望不可及，中國外交政策自有檢討的必要。惟是，既沒有人肯拔刀相助，單獨援華之論徒託空言，單獨親善也辦不到。中國的外交仍是離不開多邊的窠臼的，但總要想法從多邊中找出一根距離較近的聯線，捨去一切情感成分，純爲軍事利害方面打算，以求得外來的實惠增加長期抗戰的力量爲鵠的。

## 薛光前先生

要答覆下列各個問題，我以為至少該認清二個前提：  
一、國際關係，瞬息萬變，無永久之友亦無沒世之敵。其間悲歡離合，無不以一時之利害爲轉移。故在國際的字典中，根本找不出什麼叫做公道？更談不上什麼叫做正義？

二、政治經濟，實一而二，二而一，無可分離。目下國際形勢的演變，與其謂爲由於政治的原因，毋寧謂爲由於經濟所激盪，更爲確當。故現在各國的外交之戰，政治之戰，實在說起來，乃是一種

經濟之戰。

現在開始研究下面各個問題：

一。我以為這個問題，至少在目前不會引起德意的衝突。理由是：奧國問題雖為德意關係矛盾之所在，但意為集中全力，應付地中海問題，早已對奧讓步藉以結歡於德。所謂德意軸心之締結，實以德與奧善為基礎。故德奧問題，早已獲得意之諒解。此次奧國政變，德於事前，曾取得意方若干之默契。故事後意方輿論，備極稱揚。況目下意大利正以全力對英。意對德奧問題之容忍，適足以增加英國對中歐之苦悶，而使意大利自己抬高其身價，以為對英談判的基礎之一。

二。這個問題先得研究德國是否會進一步併吞奧國？我們要知道，凡是獨裁政體的國家，為滅除內部的困難，尤其是經濟的苦痛，每每以外交問題，求取舉國一致的精神，來解決內部的苦悶。所以在獨裁的國家看來，外交是一種手段，而不是一種目的。戰爭是一種姿態，而不是一種行為。所以德國年來無論廢棄凡爾賽條約，以及增兵萊茵非武裝區域，都是看透了英法牽掣重重，無法動手，用是大刀闊斧，為所欲為。所以今後德國對奧問題之進退緩急，一以英法自身之態度而做到「適可而止」為定。所謂「適可而止」者，就是指英法所能勉強容忍，而不致於遠手的地步。（稿甫成，閱由二月二十六日報載與發發表獨立演說，這就是德國故示坦白而使英法勿過疑慮，與鄙見尚稱符合）。

三。艾登去職後，現在掌理英國外交事務的，是樞密大臣哈里法克斯。哈里法克斯與德航空部長戈林，素有舊交。去歲報聘柏林，磋商英德關係，頗有端倪。

說者以為假使沒有墨索里尼晴天霹靂般的退出國聯，也許德國已重返日內瓦，而殖民地問題，也許能有進一步的解決。此次哈里法克斯出長外交，深信英德關係，可獲改善，而間離德意軸心的工作，益將加緊。所以日來英意談判，雖在進行，但實際困難極多。因為在英國，艾登雖去職，而張伯倫首相也不願過分遷就意大利。其所以進行對意談判者，在求意之稍安毋躁，勿在各地放野火而已。所以今後英國的外交動向，對德求拉攏，對意求敷衍，其行數的程度，在使意大利不致「狗急跳牆」為止。至於英國對華政策，是否會變更？這個問題，先得看英國對遠東問題的根本政策如何？我們要知道，英國固然希望日本的國勢衰弱，但又何嘗願意中國的國力增長？新任英國駐華大使克拉克，對新聞記者談：英國對華之政策，在維持英國在華之利益，倒是一句老實話。不過在青年外交家艾登掌理外交時，還有幾句軟裏帶硬硬裏帶軟的話，恐怕以圓滑著稱的張伯倫，在今後英國執行對德妥協退讓的數月中，亦將感受莫大的煩悶，而對遠東問題，連這幾句也說不上吧！

四。這個假想我覺得離開現實尚遠，無從揣測。因為在我看來，歐洲至少在最近幾年裏，不致於發生戰爭。因為目下一般人認為戰爭的發動者，不出德意兩國。德軍備未成，無戰爭決心。意雖躍躍欲試，但自東非戰爭後，經濟未復，外強中乾。其所以一再東衝西突者，真意所在，無非以側擊方法，引致英國對之和平談判。現在英意談判既經進行，意之希望已達，尚有何求？（至少目下不會跳牆）至英之軍備，尚待完成，法國國策，舉棋未定，是皆使歐洲戰爭，在最近幾年期間無發生之可能。

五。要答覆這個問題，先該研究德國對遠東的外交政策。我們知道，德國固然希望日本強盛，但同時也不願中國衰弱。日本強了，可以牽掣俄國，但是中國一旦給人家獨霸了，那裏還有德國好處？所以德國這次對於中日問題，始終是抱兩面敷衍的態度。最近德國政變，以一手簽訂日德意防共協定的里賓特羅甫出長外交，我們早知道他不會有什麼新花樣做出來。果然德國承認偽滿的意思，由希脫拉向國會的演說中說了出來。本來在希脫拉的左右，除了白倫堡，牛賴特，赫克脫諸人外，所有國社的健者郭培爾，海斯，戈林等，都是主張急進外交，尤其是里賓特羅甫，早主張承認偽國，積極聯日的。這次里賓特羅甫我們固然不能遽然斷定德國今後對我的態度，更將惡化，不過近年德國的外交，素以「實利主義」為中心，尤其對於遠東方面，更以經濟利益為重。所以萬一偽滿方面，允許了德國若干的利益，那末德國對華外交的變本加厲，也否不是難事，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至於中國應召回駐德大使一層，我以為大可不必。因為召回大使固然可以表現我國憤慨的態度，但一個國家在對外的關係上，要憤慨，除了召回大使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的方法。何況目下中德關係，既有芥蒂，則駐節彼邦者，更應加緊努力，嚴密觀察，所謂「知己知彼」，先得熟悉彼邦的動靜，然後能採取應付的對策。因此在目前要召回駐德大使，至少在時機上，尚未成熟。

六。我早說過國際間祇有利害的結合，而永沒有什麼道義的維繫。和平陣線，當非例外。英俄

和法俄的關係，除了以俄對德的用意之外，真正對於所謂「共產」主義，還不見得十分歡迎。就是美國來說吧，東方牽掣日本，乃正中國下懷。若使布爾希維思想橫渡太平洋去，美國還拒之千里之外麼？何況自從這次英國對德對意表示讓步以後，法國已感不安，美國亦極震動，所謂和平陣線的幾位大台柱，彼此已有不可掩飾的裂痕，從這一點看來，所謂和平陣線也者，也不過是國際間「心門角的一時的結合，欲求其明顯的堅強的建立起來，恐較諸反共集團之單純以利害相交者，還感覺困難些吧！

七、談到外交政策就不能不關聯到外交自主。沒有自主的外交，就根本說不上外交的政策。所以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之下，要答覆這個問題，固然是頂重要，而同時也頂困難的問題。但無論如何，我以為中國的外交，終該更加生動一點，更加活潑一點。所謂外交的機構，必須操縱自如運用咸宜，這實在是在最低最低的限度。假使外交的機構不健全，不靈敏，就是有良好的外交政策，抑有何益？要知「戰術」和「戰略」，是相依為命，萬萬不能一刻相離的啊！

### 金仲華先生

（一）不會引起德意衝突，但會加深德意中間的矛盾。  
（二）德國目前不可能進行併吞奧國；假使它這樣做了，那先決的條件是英國事前默許，因為德國實際上是外強中乾，懼怕戰爭的。  
（三）新外相是張伯倫的工具，他不過是能夠執行張伯倫的外交政策而已。目前的政策是對意妥洽，對德和緩，對華無變化。

（四）假使德意進攻法國，蘇聯有互助的義務，必須助法。日本若參加侵略，美國態度必然強化，但在開戰之初，美國恐有相當猶豫期，等待國內輿論的激張。歐洲戰爭過早爆發，於中國無利可言；但若英法蘇美共同對日德意作戰，自然對中國有利。

（五）德國過去對中國是假敷衍，今後連假敷衍也沒有了。但軍火生意是得做的。中國假如要表高度的抗議，可召回大使；但目前的抗議既是一百二十分的和緩，召回大使已不成問題。

（六）和平陣線是極廣泛的，又是處於防禦地位的，故不能如侵略集團之採取攻擊姿態，很快就明顯的建立；但它在不斷的發展加強，而侵略者的積極挑釁，可使它加速明朗化和堅硬化。

（七）中國現在的外交政策不須變更，但須加強，使之積極化。具體說來：對敵人的侵略同盟者，雖然仍當爭取他們的中立，但須取嚴格警戒態度，不要瞎恭維，給他們當傻瓜。對英、美、法、蘇，當竭力就現有的友誼，再加推進。同時對於國民外交和國際宣傳，應更加注意。

### 陶聖希先生

（一）德奧問題可以使德意分離。我們知道意德分離是有利於中國的。  
（二）德國不敢進一步併吞奧國。看奧總理舒尼格一面親德，一面又作反國社黨示威，可見德對奧只是適可而止。  
（四）德國的遠東政策不變。他一面安定歐洲，一面在太平洋上聯美以對日本。  
（五）歐洲發生大戰，似乎不易。英國妥協德意的政策不會全然失敗。如德意對英再加強硬以至於將起戰雲，英俄必趨於接近。在歐洲糾紛不定時

，中國不利。如歐洲安全，便有利於中國。如歐洲的英法俄果然攜手以抗日德意，也是有利於中國的。  
（六）中國對德的關係本來有限制。中德關係不是更惡化，要看一、英德是不是惡化，二、德對過去的具體的某種關係之辦法如何。倘如德退而對英求妥協，德對中國的關係便不致於再惡化了。  
（七）現在英法各國見集體安全破壞，退而求國際的均勢。所謂均勢如成，英法德意的關係必趨於錯綜，而不是兩個陣綫的形勢。

### 第七期要目

培養一個新的民族精神	陶百川
青年要克服兩個弱點	李季谷
戰局烏瞰	楊家麟
國際局勢的劇變	王龍章
同志們不要自毀	曹沛滋
麥希特的告國民書	李慶錫
美國應當怎樣對付侵略戰爭	鶴雲譯
日本軍人對座談會紀實	澄宇譯
戰時經濟建設問題筆談會	記者
許世英大使訪問記	王龍章
廣州勤好記	何蘭譯

### 第六期要目

黨派問題評議	黃旭初
抗戰中的黨派問題	陳瑞秀
眼前的國際局勢	王龍章
民族中心與中心力量	胡秋原
我們的民族性和民族生活	陶百川
如何實施同業公會法	駱清華
蔣委員長在廬山的訓話	李柏青
蘇俄的國防實力沒有問題麼	馮雲譯
戰時經濟建設問題筆談會	記者
孫元良將軍脫險記	楊家麟



## 論「反共十字軍」

Richard Goodman 原著  
宇 譯

意大利業已參加前年簽訂的日德反「共產主義及共產國際」公約，並且已於去年十一月六日在羅馬簽字了，那一天，意外相齊亞諾，身兼數要職的德國駐英大使里賓特羅甫和日本駐意大使堀田，簽下列的協定草案：

意大利同意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柏林簽字的反共產國際協定及附約；

締約國三方面同意承認意國爲前年十一月廿五日簽訂的反共約及附約的基本簽字國；並且

本協定爲前年成立反共公約及其附約的全體的一部份。

我們還可以記得，原來的德日反共公約的內容是：

「共產國際時時刻刻繼續不斷的危及東西洋的文明社會，擾亂及破壞和平和秩序，鑒於此一事實，締約國議定下列各條款：

「(一) 締約國同意互相通知對方關於共產國際的活動情形，對於必要的防共辦法互相諮詢，並且從此密切的合作實施此種辦法。

「(二) 締約國將聯合請求國內和平已被共產國際的全製活動所威脅的任何國家採取與本公約的精神相符合或根據本協定的防共措施」。

反共協定的附約規定：

「締約國對於在其國內或國外直接或間接的爲共產國際而服務或推進其陰謀的活動者將採取嚴厲的辦法」。

雖然締約國舉行簽字典禮時已經鄭重聲明過反共公約並不爲對付任何國家而訂定，雖然他們否認

反共公約包括任何的軍事條款在內，可是這些法西斯國家的報紙的評論，予人以完全不同的印象。墨索里尼的發言人，蓋達，在「意大利之聲」報上說：

「三國的反共公約的用意雖然不在威脅，但它能打擊威脅和反抗，並且，一定的，除反共問題外，意大利，德意志和日本因其共同信仰及利益，將爲其他的大目的從事合作。……目前參加反共協定的三個國家，有足以保衛本身的戰艦近二百萬噸，並且這些艦隊還一刻不停的很快的增長着」。

Coviene della Sera 報也說道：

「三國反共協定的目的，先前已經很明白的說明了，是和平的，意德日將要做的工作是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但是擁有兩萬萬餘人口的三個締約國的親密的積極的友誼，在某種特殊的意義下，却是一個一定可以左右國際關係的有力因素，不過這是不是會成爲有益人羣的事情，將視其他各國「智慧」而定，他們的智慧一直到現在還顯示着不足，但鑒於當前的鐵一般的事實，或許能夠很容易的復原的」。

日本的報紙的評論也有同樣的重要的意義的。朝日新聞說英法美三國對反共協定不能漠然視之。日日新聞把反共協定與普通的政策相提並論，說日德意正在努力改變世界的現狀，並建立「真正的世界正義」。

希特勒去年十一月九日在慕尼黑演說：「三個國家已經攜手了，先是只有一個歐洲的軸心，現時則爲偉大的世界政治三角同盟。……這並不是屏

蔽的三國，而是準備並決心實現他們的權利和重要利益的三個國家。」

倫敦時報的柏林訪員，在報告這個講演詞時，評論道：「這證實了這裏的政治觀察家的觀感，就是反共協定，是另一種同盟，它是爲了達到某種與反對共產赤化運動不相干的目的的」。

每日電聞或晨報的羅馬訪員說：「反共協定已爲多數的觀察家解釋，爲給締約國以干涉外國內政的藉口，並解釋爲德意允許日本以中國已被共產主義侵入爲藉口而干涉中國內政了」。

可是法西斯報紙的最露骨的話或許是登載在人民公報和司坦巴(Samhpa)的兩段話：

人民公報說：

「最近共產主義在西班牙和法蘭西實驗着。在西班牙，我們不得不用力的干涉，以制止這種情勢的發展，我們憤恨的看到，在法國共產主義的分化內部的工作，因德模克拉西之毫不疑惑的贊成和其國內右翼各黨的對其打擊的無能而將要成功了，這機，共產主義便遇到由西方直到遠東的空前的聯合的力量，其威力碩大無比，尤其是能隨時的，並堅決的有所行動，因爲日德意的軍隊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器最精良，準備最充足的」。

司坦巴則抓着了牠所能得到的第一個藉口說：「反共協定的味兒，在英國人的嘴裏是苦的，法國也正在從事最荒誕的猜測，這些是不足以令人驚奇的，但我們却想不到捷克總統賓斯竟然會在蘇聯建國二十週年紀念的致電慶賀克姆林宮的主人，假如我們說捷克是中歐共產主義的堡壘，那是沒有

什麼驚奇的」。

這樣，我們從法西報紙的本身，就可看出所謂「反第三國際協定」的範圍，要比「反共產主義的鬥爭」大得多了。

那麼，反共同盟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呢？第一，我們必須明白。我們相信在某種限度內，——自然並不是完全的，這個反共公約公開的承認既成的事實，在各個不同的方式下，這三個締約國，世界上最主要的法西國家，目前正在全世界進行着自稱是反共的戰爭。意大利已經干涉西班牙的內政，而且爲了下列的三個原因而打仗：第一，她明白一個強大的民主政治的西班牙共和國，對意大利的自身潛伏民主勢力是一個極大的啓蒙的刺激；如果法西主義在西班牙慘敗，則會加速的使法西主義在其出生地遭遇猛烈的挑戰；第二，意國以爲這是攫取西班牙半島上豐富的礦產的唯一好機會；第三，意大利很清楚的知道意國統治下的西班牙，是一個最重要的軍事策略上的成果，並能使其控制地中海和英帝國主義的生命線。

日本進攻中國人民的理由是南京政府「染有共產主義的色彩」，並且中國之有反日運動，共產黨應負其責。這種藉口是使人好笑的，在十年內——同時日本不斷的藉偷倫摸摸的行爲，毒品，挑釁，賄賂，威脅和公開的侵略在亞洲大陸上鞏固其地位，——蔣介石將軍和他所領導的政府，不斷的征剿中國紅軍，世界上恐怕沒有另外一個國家比南京政府再不「染有共產主義的色彩」了，但是日本不只是僅僅要滿洲國的土地而且還覬覦着華北五省，——再多些她也要，如果能夠到手，日本需要

得到一個進攻外蒙和蘇聯的根據地，她需要加強她在亞洲大陸的地位，準備與其資本主義的勁敵，尤其是英美，進行劇烈的戰爭，共產主義不過是又被用爲口實罷了。

德國法西主義，在過去決定要得到原料的新來源，新的軍事上的險要據點，藉此準備在歐洲進行其新的法西斯侵略戰爭，並且很成功的利用「反共產主義」的口號而推翻了威瑪共和國，取得德國的政權，此刻正在干涉西班牙的內政，她的藉口是「在西歐，她不能容忍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存在」。德國法西主義正在預備干涉捷克的內政，因爲這個布爾喬亞共和國是「共產主義的滋生地」；但她實在是想把捷克併到第三帝國，並且打斷歐洲和平的支柱之一，遮斷到法西斯前進之路的蘇捷互助公約。德國法西主義正準備企圖藉口「共產主義的危險」而吞併蘇聯的富庶的烏克蘭。

這樣，我們知道，所謂反共協定，在事實上不過是公開承認法西斯國家在他們新的重分世界運動中所已經使用的方法罷了。

還有，這個新反共協定的目的之一，是把較小的國家都拉入法西斯陣營，並且，和這個聯繫起來，再組織一個所謂「反國聯會」，一個侵略者的集團。一俟時機成熟，他們即將共同進攻世界上的民主政治的各大國。

拉攏小國參加法西斯同盟，對於法西國家有雙重的重要性，這一定可以摧毀這些小國的民主自由，每個小國的參加反共協定，表示法西國家的軍事策略的又一進展，同時並且是國聯的更加衰弱。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個新「神聖同盟」是

直接的對付英法二國的，這個同盟的成立，剛在柏林盛傳德國將要求收回戰前殖民地之後，這決不是偶然的事，牠的簽訂，適逢羅馬方面盛傳意國遲早將不承認國聯委託英國代管巴力斯坦，這也不是偶然的事。近來意大利開拔大量的軍隊往利比亞，更不說西班牙的內政爲滿足了，——意大利正在尋找同盟國，以備將來重行分配英國的屬地。……德國也要靠正在演進中的地中海及太平洋的局勢，而得到英法殖民地的再分割」。這一點英國的報紙也很清楚的承認，就連保守黨的每日電聞報和晨報也這樣說。

可是，如果說這個反共協定是完全對英法而發的，對美國的影響很少，對蘇聯簡直沒有關係，那也是個嚴重的錯誤。法西斯國家嫉恨蘇聯的肥沃的土地，她們夢想着瓜分她，但是法西斯國家所以恨她，也是因爲她是民主政治與和平的強大的維護者，因此她們想摧毀她。

無疑的，英法美和蘇聯堅守國聯盟約和集體安全制度的信條而彼此密切攜手的時候是到了，倘使要想制止侵略的陰謀。因爲這個侵略者的集團並不像牠的外表樣的堅強。牠們這一點的堅強性都是民主政治列強的優柔寡斷和近視容忍所造成的，除非真的民主政治國家能照上邊所說的那樣做去，那麼和平與德撲克西是絕望了，（譯自倫敦Labour Monthly）

印刷者：漢口天泰印務局

地址：保華街特三區口

電話：二二九一五



## 歐洲的火藥庫——捷克

Frank O. Hanighen 原著  
龍雲 譯

一九一四年，巨哥斯拉夫的小鎮，薩那傑弗

(Sarajevo) 爆發了世界大戰。一個像美國意大利諾斐州大小而四面邊境與鄰國犬牙交錯的小國，捷克斯拉夫，是否會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呢？捷克最重的一個地方，便是波希米亞 (Bohemia) 已故的德國著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說「波希米亞的主人也就是歐洲的主人！」俾斯麥的話在今日已有了不幸的真理，波希米亞像一根鐵棍似的伸入德國的腹部，其尖端突出於德國的工業地帶撒克遜尼 (Saxony) 和農業區巴伐利亞 (Bavaria) 之間，一直往西，在德國的另一邊境，萊茵河岸駐有法國的陸軍。戰爭爆發以後，着蔚藍色制服的法軍，將以既定的計劃，向東進攻，匯合在這個突出點上的捷克的茶褐色部隊，以切斷德國與中歐的聯繫。

波希米亞出產鋼，鐵，機器，尤其重要的是在這裏製造槍炮。並且在這裏有捷克的最富有的企業：煤礦柏塞麥氏火爐廠，化學工廠，斯可大 (Skoda) (兵工廠)。斯可大是戰爭的象徵。斯可大白炮曾於一九一四年轟毀了李治 (Lisec) 地方的要塞。現時的軍火大王顧孔祥麟氏也曾到過皮爾生 (Pilsen) 斯可大的熔爐所在地，在著名的釀酒廠的旁邊，定了一些軍火，免稅運往南京。斯可大與英國的維克斯 (Vickers) 法國的史耐德 (Schneider-Creusot) 和德國的克虜伯並駕齊驅。

這裏有便另外的或許是最重要的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坐在元首寶座上的希特勒，虎視眈眈的覬覦着波希米亞。捷克斯拉夫的國土，由西而東偏南，像一個長長的通道似的直奔「我的奮鬥」和在紐倫堡發表的如火如荼的演說的目的物，那就是烏克蘭。當希特勒談到布爾什維克的威脅時，他的實在意思，便是取得蘇聯最富庶的烏克蘭，蘇聯最好的小麥便出產在這裏，且其約四分之三的煤鐵和許多的其他的礦產，都在這裏蘊藏着。在將來的希特勒的長征途中，他一定非同羅馬尼亞聯繫起來不可；羅國是最靠近德國的汽油出產地，因而是理想的龐大的機械化的部隊的添油站；這些機械化部隊的油箱，因為德國缺乏汽油，在目前只不過裝滿了一半的汽油。德國的摩托坦克車隊，在莫拉維亞 (Moravia) 和新羅克亞 (Slovakia) 平原上馳騁之前，波希米亞便是首先必須到達的地方。

捷克斯拉夫像一個四面包圍的孤島似的橫臥在互相仇視的中歐中間。我們知道波希米亞突出於撒克遜尼和巴伐利亞兩個「鐵鉗」之間。德國的飛機場在捷克的邊境，有如星羅棋布。德國所修築的驚人的四條並行的汽車路，在軍事上好像刀叉子似的直衝到這一帶的邊境。離這邊境不遠的鐵路交叉點，不來斯洛 (Breslau) 已被擴充而能容納大量的戰事的轉動。這裏便潛伏着最可怕的威脅。

地圖上畫得很清楚。捷克由西伸到東，像個長的「大頭魚」似的。德國就包圍了她的「大頭」——波希米亞。捷克的北方的其餘的邊境，都與波蘭接壤，波蘭的親德的外交部長柏克上校幾次的招待戈林將軍會談，同時在特森惹起不少對捷克的麻煩，(特森是捷克的地名，那裏住着七萬波蘭人，捷克的南部是奧國，其哈布斯堡王朝對波希米亞的喪失，不勝惋惜。如果德國能施行其期待已久的與奧國的再度合併，則捷克焉得不嚇得發抖？沿脆弱捷克的南部邊境，在奧國的旁邊有匈牙利。約有七十五萬匈牙利人在斯羅克亞騷動，同時匈牙利政府堅決要求放他們回去。除去德國，匈牙利便是捷克的最凶狠的敵人——一個正在配備新式武器，並且和希特勒密切合作的敵人。僅僅在南部邊境的東端才有捷克的一個盟國，那就是和捷克與巨哥斯拉夫簽定軍事同盟的羅馬尼亞。

捷克的苦惱還不止於此，除去這些，德國還推進另一個政策。捷克國內有一部分少數的德國民族，(這些人根本不是德國人而是以前的奧國人)，為數三百五十萬人，約佔捷克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危險的是他們住在波希米亞而與住在巴伐利亞和撒克遜尼的人有同種族的血緣關係。假使巴伐利亞和撒克遜尼這個鉗子開始鉗制波希米亞的時候，(意即如果德國以軍事行動侵入波希米亞——譯者)，他們(指在捷克的德國少數民族)是不是會倒戈呢？只有康拉德漢林 (Konrad Henlein) 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覆。漢林是一個教體操的德國人，在捷克主持蘇迪丹黨 (Sudeten German Party)。這個政黨在國會中居第二位(佔四十四議席，最大的阿格連黨只佔四十五席)，這指出了納粹的威脅的嚴重性。一九三七年十月，柏林的外交部還說「德國堅持並應得處理在捷克的德國人的命運之權」。漢林以體操和他自稱忠於捷克政府並僅僅要求在捷克的德國人的「自治」的謊言為幌子而為德國的東進政策的急先鋒。他不斷到柏林去，在那裏有三個「蘇迪丹」德國人做國會的議員；遭到慕尼黑去，在那裏有一個紀念暫時喪失波希米亞的用黑綢裝飾的石

碑。所以捷克四面被敵人包圍而同時內部還有漢林的驚人的威脅。

可是，捷克輕描淡寫的，鎮靜的，用着巧妙的技術反攻了。不過捷克已故總統麥塞里克（Masaryk）曾說過像這種處理國內異動的一句話，那就是，當有人要求麥氏鎮壓漢林時，他說：「不，我還是信仰着柏拉圖」（意即主張民主政治——譯者）。所以捷克准許這些蘇迪丹納粹份子佔據國會的議席，而想從根本上剷除這個危機。捷克的現任總統賓斯氏（Benes）曾給失業的德人以特別的救濟，並且讓他們在行政機關裏佔得較多的地位，給他們些「軟性」工作做，並在目前經濟復興中給以若干利益。捷克政府並禁止德國少數民族，——匈牙利人，波蘭人，盧沙尼亞人的政黨學校報紙和文字。相信德模克拉克西是最好的主義的火炬，已由死去的馬薩里克傳給活生生的賓斯了。如果捷克遭受了法西斯的攻擊，則中歐民主政治的堡壘將必在殞沉中戰鬥，掙扎！

捷克斯拉夫遠在立國之前，不過是一個軍隊的組織罷了。十月革命後，在俄國的捷克人和在歐戰時從奧國軍隊逃出來的捷克兵，聯合組成軍隊，在俄國和西伯利亞一帶，幾經奮鬥，排除萬難。馬薩里克，賓斯和這些人終於按照巴黎和約建立捷克共和國。這些在西伯利亞曾經飽嘗過流浪生活的開國元勳，現在領導着準備打擊敵人侵略的新軍。這捷克的新軍，平時有十七萬常備軍，和業經訓練完成的後備軍一百萬人。捷克實行的是徵兵制。其軍隊組織頗好，自歐戰後，法國參謀本部與其密切合作，所以得到法國不少的有益的建議。真的，捷克的兵士在外表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大的差別，他們的訓練隊形和姿勢都不好，軍裝也不漂亮；可是，和法國兵一樣，人人都是有智慧的一個人，有農民的堅實和獨立性。將來戰爭一經爆發，則即知捷克的兵決不弱於歐洲其他各國。工業化的玻希米亞

使他的物質設備很充足。捷克的陸軍有五百六十六架第一線飛機，二百輛坦克車和裝甲汽車，優異的軍械，和或許是世界上最好的自令（Heim）式的機關槍，這些武器都是在捷克國內自己製造的。中國的抗戰也許有因缺乏武器軍火而失敗的可能，可是只要斯可大的工作不停止，捷克決可無虞。

當希特勒剛威脅和平時，謹慎的捷克參謀本部以為在玻希米亞的烟囪聳立中是沒有予德國以打擊的希望，參謀本部的計劃是基於堅守莫拉維亞和放棄所有的西部國境的計劃而製定的。可是現在這計劃已經改變了。沿全部邊境已建立起國防軍事區，這些地帶如果沒有得到政府的許可，連一個網球場也不准建造。無數的工程師和工人們在這裏建築了曲折複雜的堅強工事。捷克人覺得這些參謀本部目前計劃固守的防線足以抵抗德國的進攻而能只少支持一月，在這一個月裏面同盟國的援兵便出動了。如果捷克被人攻擊，法國自願出兵相助，同時俄國也保證幫助她。蘇聯和法國的軍官，每年都參加捷克陸軍的演習，戰事一經爆發，法軍將向東推進而渡過萊茵河，並且俄國將派飛機由柏林格（捷克首都——譯者）起飛而使德國的工業地帶遭受嚴重的損失。還有，已計劃好由羅馬尼亞的東北甬上的鐵路線，可將蘇聯的軍隊運到捷克。

當戈貝爾的宣傳機關高唱着捷克是共產主義的出口，是蘇聯空軍的根據地，而且當漢林正在從事陰謀的時候，柏拉格還是淡淡的。捷克人知道包圍着他們的危險，但他們沉重的估計並勇於的透過國際的外交方式去消滅這些危險。同時，斯可大的熔爐的火焰在熊熊的燃燒着，兵士在米洛維維次操演着，大砲在俄洛英的學校裏隆隆的響着，飛行員從却布飛起，克來西大將（Kleib）在柏拉格的總司令部裏研究從前是俾斯麥的根據地而目前是希特勒的垂涎三尺的「誘餌」的玻希米亞的地圖！

（譯自The Digest）

## 汴陽見聞錄

景元

在汴陽每天吃麥食：上午吃饅頭粟米湯，下午吃麵條，有一天早晨，我為求知心所衝動，想問一問饅頭和麵粉是什麼價錢，那知他們答覆我的却是這樣說：「小麥一斗，可換饅頭三十二斤，（市秤一斤合本地老秤十四兩）或換麵粉二十九斤」我以為他們沒有明白我問話的意思，「我問的是麵粉要多少錢可買一斤呢！」這樣重複地說了一句。可是有一位朋友又接着給我解釋了，他說：「要買了小麥，才得再可換麵粉；小麥一斗的價錢是二元八角」。這時候，我才明白了買麵粉和買饅頭的手續；並且知道貨幣的權威。到了汴陽之後，也就不能充分發揮。

在汴陽市上最流行的貨幣，就是大銅元，俗叫「大板」。其上刻有民國元年，軍政府造，四川銅幣，當制錢五十文等字樣。法幣一元，值大銅元七吊，即可兌換「大板」一百四十枚。也有小銅元，（即在新輔幣未發行前在上海等處流通之銅元）法幣一元，可兌四百枚。其次，即為中國農民銀行，中央銀行及陝西省銀行所發行的一角或二角的紙幣。五元乃至一元的法幣，那就很少有見面的機會。

我們平日讀歷史，素知西北民性強悍，古多戰士勇將，張騫通達西域，班超投筆從戎，馬援奠定隴西，李廣屢破匈奴，趙充國屯田湟中，殷會宗威震烏孫，張說募練驍騎分衛京師，李漢通靈殲甘涼足民足兵，都有捍禦外侮的偉績。降及清季，肅親王猶能率領西北健兒，力攘八國聯軍。汴陽雖是小縣，却是同樣的代有名將義士。據縣志載：漢有耿況，擊敗五校賊二十餘萬人，並攻彭寵有功，後封列侯。在唐，則有太尉段秀實，曾以象笏手擊逆賊朱泚。（其事，並見載正氣歌）都是彪炳史乘，堪作後世千古楷模的人物。今日的五校賊又在猖狂了，今日的朱泚也在扮演傀儡劇了，今日的耿烈侯和段太尉，快快起來吧！